

吴县文史资料

(三)



864





吳中紳耆前綫勞軍與馮玉祥將軍等的合影(詳見本輯專文)

張蓮舟攝 李希泌供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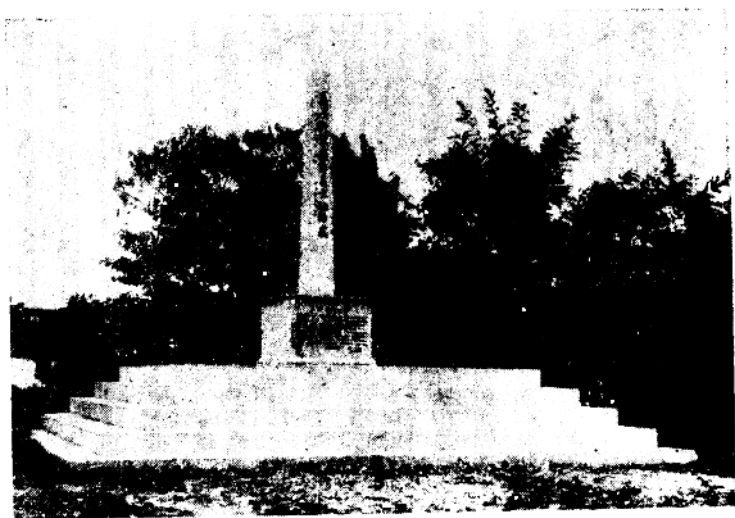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建的“國華村舍”全景

肖 进摄

李根源先生是国民党元老、著名爱国将领、辛亥革命老人，他虽是云南腾冲人，但与吴县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一九二八年，即将其母闕太夫人安葬于吴县小王山。此后十年间，李先生一直居住在这里，並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，至今受到当地群众的颂扬。一九六五年七月，李先生不幸去世，遵照他的遗愿，归葬于吴县小王山。

为缅怀李根源先生的不朽业绩，吴县政协、县委统战部发起，于一九八五年重建了先生生前居住的“國華村舍”，並辟为“李根源先生纪念馆”，同年还隆重举行了李根源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。



重建的萧特义士殉难处纪念碑

汪朝俊摄

美国飞行家劳勃脱·萧特在一九三二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之战中，志愿抗我抗日，不幸在我县车坊乡高店镇浮漕港口殉难（详见本刊第二辑《一页中美人民友好史》一文）。

为了纪念抗日义士萧特的英雄事迹，经县委、县政府批准，吴县政协、县委统战部重新修复了萧特义士殉难处纪念碑，并新建了萧特义士纪念馆。照片为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落成的萧特义士殉难处纪念碑。



吴县全民流通图书馆馆址(馆名为于右任所题,前排从右到左为凤永益、王兆平,后排从右到左为陈世德、朱海民,两位女同志待查)

凤永益供稿



王 韜像(1828-1897)

方子庆供稿



海女服乡水直角

摄清云封

目 录

斗争烽火

吴县早期农民抗租暴动

.....党史办供稿 (1)

记洞庭西山的一次农民抗租暴动

.....徐志刚 (7)

冲山风云.....袁 震 (12)

一纸证书送我行.....吴鸿海 (21)

吴中绅耆前线劳军与冯玉祥将军等

合影的前前后后.....李希泌 (25)

回忆苏州实验剧团.....冯英子 (31)

回忆吴县世运和“全民流通图书馆”

.....凤永益 (38)

人物春秋

《金陵春梦》作者唐人生平记略

.....华茂寅 (59)

于右任先生与苏州.....庞 齐 (70)

田汉邓尉探梅遗诗

.....李嘉球 黄惠中 (76)

“角直小张簪”严子谔.....严修桢 (79)

- 忆念肖冰黎先生……………范式正 (91)
 一代宗匠姚承祖
 ……………李洲芳 马祖铭 (97)
 书读十年 路行万里 足遍三洲
 ——代近改革家王韬事略…………刘惟亚 (103)
 吴大澂略传……………邓 愚 (112)
 明代吴县藏书家述要……………王染野 (118)

经济纪实

- 我国蚕丝事业的复兴与浒墅关
 ……………薛慕瑄 (134)
 吴县公路简史……………李洲芳 陈希天 (170)
 明清时代洞庭东山的物产和东山
 人所经营的商业……………张志新 (175)

乡土风情

- 角直水乡劳动妇女的服饰
 ……………严煥文 (194)
 东山风俗——“抬猛将”小考
 ……………长 青 (199)
 天平山庄妙在天趣……………梁 平 (202)

家乡特产

角直萝卜

.....严达川 张崇根 严焕文 (209)

乾生元与木渎麻饼.....潘泽苍 (213)

洞庭特产漫谈.....吴文思 (218)

附：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名单

征稿启事

《吴县文史资料》第二辑勘误表

吴县早期农民抗租暴动

党史办供稿 杨泉英 袁震整理

在一九二九年、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，西山、唯亭、斜塘、胜浦、车坊的农田普遍遭受旱、虫灾害，粮食基本无收。可是，催子报荒不实、不公，地主仍高成收租。广大农民饥饿难忍，恨之入骨，自发地聚众奋起，与地主、催子展开了抗租斗争。规模少则百余人，多至千人以上。斗争形式多样，如西山农民痛打地主蒋宗培和区长，唯亭农民英勇捣毁警察所，斜塘、车坊农民放火焚烧催子的房子、木船和船舫。

经过斗争，有的降成减租，有的释放了在押农民，可贵的是点燃了抗租烈火，打掉了催子的威风，给了地主狠狠的打击。最后，农民的抗租暴动虽被地主与反动政府相互勾结弹压了，但农民奋不顾身、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。

车坊农民怒烧催子房舍

一九三五年(民国二十四年)车坊地区遭受蝗虫

灾害，粮食歉收。农民捆了死稻，登门报荒，要求减免粮租，但催子无动于衷，不但不免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百般逼紧压榨，农民被逼得透不过气来。在各地农民抗租风潮的影响下，车坊农民就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勇敢地走上了抗租斗争的道路。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，约在三四点钟，有近千名农民从北面蜂涌而来，个个手持木棍、扁担、铁镬奔向车坊镇大催子史富全的住宅。顿时人人动手，有的跳上屋面扒砖捣瓦，有的忙着搬家具，有的点火烧房，顿时火光冲天，四十多间房子和家具尽被烧毁。催子及其家属四处出逃，其二儿子躲在邻居家里，眼看着房子被烧，也不敢放声大哭。附近警察所里的数名警察看到农民人多势众，只是袖手旁观，不敢轻易干涉。历时一二小时，农民才扬长而去。

葫芦浜催子姚汉良的房子也同样被农民焚毁。胡家荡催子朱静来听到打催子的消息，吓破了胆，就自己动手拆卸房架烧了。

斗争就是生路。事后苏州地主虽下乡抓了二名农民（一名叫徐永春），但经过抗租斗争狠煞了催子的威风。此后收租不再象以前那样凶狠，稍稍放松一点了。

唯亭农民捣毁警察所

一九三六年(民国二十五年)，唯亭地区的农田遭受严重的虫灾，粮食基本无收，据现在已八十岁的老人蒋云兰说：“当时我种二亩糯稻，仅收到二百斤谷，一般丰收年景二亩田可收糯谷一千二百斤。”那年，按正常年景收获不到二成。收成不好，农民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，一再要求地主派人实地勘察灾情，减成减租。可是勘荒人报荒不准，仍旧是不减一成，强迫交纳，还派出催子、“大叔”、保安队，将欠租佃农拘捕入狱。农民忍无可忍，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斗争道路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抗租暴动就风起云涌地在唯亭清邱乡的查巷、陆巷、褚巷、吴巷、邓巷(现在划入胜浦乡)爆发了。抗租烈火也波及了近邻的金沙乡三家村、龙潭、东横港、牛草塘、陈家浜等地。这一带农民相继响应，参加了斗争队伍。

次年一月的一天，约在上午十时光景，南片的农民联合起来，雄赳赳地向远离十二三里的唯亭镇进发。男的手持耖头、铁镬，女的手提饭箩、笕箕，约有一千五六百人，冲上唯亭东大桥，袭击桥堍的警察所(原东城隍庙)。手持长枪的

二十多个警察，见农民人多势众，悍然开枪威胁。但农民临危不惧，坚持斗争，拒不退却，打得警察抱头鼠窜，保长、乡长也都闻风出逃。

抗租烈火越烧越旺。在抗暴示威过程中，多数村子的农民互相配合与催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运用铁钎扒掉了催子杨家泉的房子，以蒲草加油，烧了南州催子邢正庆的新船。有的痛打催子，拆毁催子的船舫。催子见势不妙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有的半年以后才敢回家。

团结起来是力量。农民与警察相持对抗了一二个钟头，派出代表与警察所长徐松波、雇员汤有会、区长张弘谈判，迫使地主接受了农民减租减成和释放在押农民的要求（保安队逮捕的农民五六人，押解在苏州），农民赢得了胜利。

约在五月，地主迫于形势，只好减收三成，但收到的寥若晨星。不到一个月，被逮捕的人员均释放回来了。抗租的火种也点燃了周围各乡农民的心，郭巷、斜塘的抗租风暴此起彼伏。

斜塘农民与催子斗争

一九三六年（民国二十五年），斜塘农田遭受虫灾，低田遭淹，几乎颗粒无收。高田每亩约收200斤谷左右。农民生活处于贫困境地，当

时催子勘荒不公，报荒不实，交多交少全在他们嘴里，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。往往是稻谷快要登场之前，催子就下乡催租，有的还摆帐台，令“大叔”驻地讨租。农民迟交一天就要给“大叔”贴补一天出差米，连点心费也要强加在农民头上。交不出谷的就被押解到苏州慕家花园的地方吃租米官司。当时沈仁山、周元明、姚世昌等就被关进了这个冷板房。

这就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，一场象火山爆发似的打催子暴动就此发生了。农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，以滚雪球的方式，鸣锣为号，从北面的小庄村、塘南的宅前村、墩头村、葑圩村一路过来，成群结队，聚集了近千人。他们砸了鸭盛头催子沈全官的家，推墙倒壁，把房子梁木全部拆下，架在场地上，焚烧净尽。

四月的一个晚上，约在八时左右，从鸭盛头、葑圩村过来的农民，高举着火把，打着金锣，潮水般地涌来。催子事先获悉上告，苏州警察局派出石队长亲自带领三十多个警察，守住石桥，不准农民过河。因慑于农民暴动的巨大声威，警察不敢镇压农民，就朝天鸣枪，想驱散农民，农民们并不示弱，一定要过河，最后警察只得让步。

一进墩头村，就有吃着催子苦头的村里人自发地敲着金锣迎接，并指出催子杨厚夫的家宅。接着就包围了杨家屋子，有部分农民还跳上屋面，分工行事，抛砖投瓦。有的拆去稻堆，搬进屋子，点燃焚烧，催子的十多间房子顿时付诸一炬。有的捐着各式农具，扒砖倒墙，敲毁家具；有的把柴草放进船头、船梢，把催子家的船烧得一干二净。催子和他们的家属闻风逃匿。

此后，催子勾结警察，虽然抓走了农民顾品夫，但压不住农民抗租斗争的熊熊烈火。

（注：本文原有“西山农民痛打地主、区长”一节，已删）

记洞庭西山的一次农民抗租暴动

徐志刚

一九二九年(民国十八年)，西山地区久旱不雨，加之虫灾严重，白梢满田，收成无望。据蒋文乐老先生回忆，当时西山灾荒亩产最多仅百余斤，正常年景亩产约五百来斤。因此当时农民的生活确实是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苦不堪言。农民再三要求地主把租减为三至五成，以维持最低生活。可是地主们依仗官府衙门的权势和自己的霸道，不顾农民死活，仍要高成收租。据说他们曾在东蔡继善堂议事决定，坚持强行收纳六成三到七成半，如东宅河的徐仲尧要收八成，后堡的蒋宗培要收七成半，最低的也要收六成三。具体的数字为一亩田佃户要交租一石四斗半，有的说是交租九斗六升，照此纳租，则农民辛苦了一年将全部收获悉数交给地主，还不够地主所规定的数额。议租如此不公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怒，一场“共荒”抗租暴动一触即发。

当时东河镇有个青年农民叫殷安才，他以卖黄豆芽为生，趁走街穿村之便，在元山、辛村、